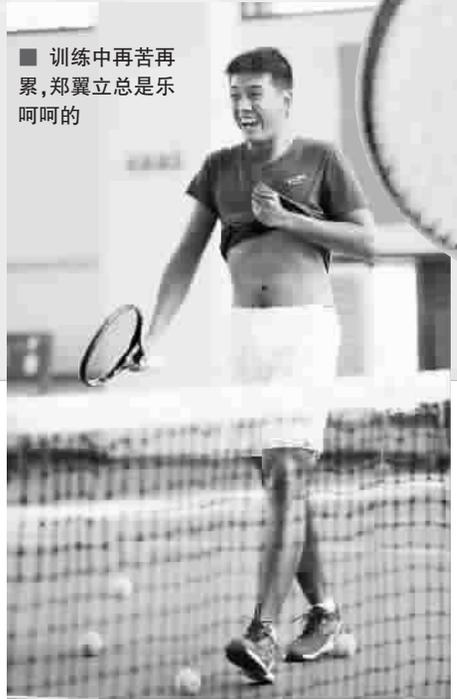


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打自己想要打的球

——14岁少年郑翼立的赴美 网球求学路

小小少年打球虎虎有生气
本版图片 记者周国强 摄



■ 训练中再苦再累，郑翼立总是乐呵呵的

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14岁，1.82米，眼前的郑翼立皮肤黝黑，放寒假后刚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所网球学校回来。见到他时，正在挥汗如雨地训练中。

为什么要介绍郑翼立？他是前亚洲蝶王郑健和中国首位跳水世界冠军史美琴的儿子，小时候在上海上过网球兴趣班，四个月前独自赴美接受专业训练，在全世界最好的青少年赛事橘子碗上闯入第二轮……

目前为止，中国男网尚未有突破，为什么郑健和史美琴夫妇要送儿子单飞学网球？这条没有前人指引的道路究竟有多漫长？

让我们来听听郑翼立的求学故事。

运动汇 记者手记

快乐网球

郑翼立9岁时，我在上海体育场看他训练，在4摄氏度的室外，他练了足足3小时，手都裂开了，可他从没在训练中哭过。人小鬼大的他充满雄心壮志，“我想去参加迪拜公开赛，然后我要超越爸爸，他很差的，奥运会都没拿名次呢。”那时候，他已经穿40码的球鞋，每3个月磨坏一双鞋。

两年后，在澳网公开赛见到翼立，身高已经达到1.70米。翼立告诉我，他的梦想是做中国的费德勒。

从网球兴趣班、到专业网球训练，或者是考大学，翼立面临着各种选择，但他们全家人总是很乐观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，不一定非要拿金牌、也不一定非要放弃学业。

上周，四大满贯赛事澳网开赛，吴迪虽获得外卡，但仍然一轮游。他对李娜的团队羡慕不已，“我需要一个团队，现在就我和教练两个人。我最希望有体能教练和医生加入进来。”但众所周知，李娜在单飞的这条路上，走得很艰辛，有矛盾、有斗争、遭质疑和排挤……至今，她仍是中国网球的个例。

当然，并非每个家庭都能走翼立这样的网球探索之路。但我想传达的是，国外的体教结合方式、国外的快乐体育机制，正是国内可以借鉴的。这样的体育训练和培养模式，我们喊了很多年，却少有显著改善。

看着翼立长大成一名男子汉，他总是笑盈盈、乐呵呵。除了网球，他还喜欢篮球、斯诺克等其他运动。在打橘子碗期间，他抽空去观看了NBA迈阿密热浪的比赛，回到上海后，他去上海大鲨鱼现场看比赛，从事或关注任何一项运动，不都该是快乐的吗？

陶邢莹



■ 就是回家过寒假，郑翼立依然每天坚持训练

读书和打球并不冲突

6岁时，在上海体育场，翼立第一次见到网球。第二次去，他尝试挥拍，居然接球率还挺高。

整个小学阶段，翼立白天在学校读书，傍晚去网球俱乐部训练。寒暑假，父母带他去世界各地的网球夏令营。每年10月的上海大师赛，也是必然不会错过的。这一切，都源自他对网球的浓厚兴趣。翼立升入初中后，郑健和史美琴夫妇不得不做一个选择，是走网球专业路，还是考大学？

夫妇俩认为，打网球，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打得好，自然会想着去打职业，如果进不了职业，也没关系，体育帮助孩子塑造坚强的性格，所以，绝不能让孩子放弃文化知识。同时，翼立也成长为一个有独立主见的大男孩，他很想去看外面的世界看看。他们最终选中美国佛罗里达坦帕的一家网球高尔夫学校，从那所学校走出来的最有名的网球选手，是现世界排名第14位的伊斯内尔。

去年8月，14岁的翼立告别父母，正式入学。

每周要打几十场比赛

开学第一天，教练的发言，翼立牢记心中，“训练对你的帮助很大，但每天能打比赛，对你将来赢得冠军才是最重要的”。

同国内最大的不同是，这里每天下午3时到5时，都有校内排位赛打，那也是翼立感觉进步最大的一点。4个月来，翼立从最初的无名小卒，已经升到了学校高一年级组前6名。

除了校内比赛，每个周末，翼立都要参加校外比赛。在佛罗里达各种区域比赛中，每夺得一个冠军，就可以回学校任意挑选选手，从而提升自己的排名。起初，翼立参加14岁以下组比赛，得过几个冠军后，教练很快就不让他参加这个组别的赛事了，直接跳过16岁组，报名18岁以下组。“和我差不多水平的孩子都跳过16岁组，直接挑战18岁组，所以参加18岁组的价值更大，我现在基本能打到前8或者前4。”翼立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的加州和佛州，是网球培训最发达的地方，因此这些比赛的锻炼价值很大。

在国内，翼立以个人参赛的身份，参加过全国网球挑战赛分站赛，一年下来，比赛数量屈指可数，而且比赛的对手，基本都是各地方省市队的老面孔。而在佛罗里达，每周打几十场比赛的强度，使他的水平有了很大提升。

闯入橘子碗正赛次轮

去年年底，翼立参加了被誉为网球明星的摇篮——橘子碗比赛。大部分大满贯选手都从这项在迈阿密举行的青少年赛事中走出来。1998年橘子碗的冠军正是费德勒，当今网坛排名最高的德约科维奇、纳达尔、穆雷等人都参加过橘子碗。

在512人的预选赛中，翼立连过4关，闯入正赛。在正赛第二轮，他负于身高1.90米的澳大利亚全国冠军，这名选手最后闯入了四强。本届橘子碗也有其他中国青少年参加，他们都以地方省市队、国家

名教头现场悉心指点

在坦帕，同他一组的有30多人，有四五位教练指导。休赛期，伊斯内尔就在他隔壁的场地训练，而伊斯内尔的教练，也分管翼立这一组，他帮助纠正了翼立的发球。

“在国外，只要你想要，教练一定会帮你练。反之，教练也不会管你。”翼立说。同翼立住一屋的是个日本孩子，英语口语不行，他就索性不说话，感到累了，就不去训

每周发50美元零花钱

4个月后再见儿子，父母惊异于翼立的变化。以饮食为例，他养成了只喝白水的习惯。在上海的半个月里，他每天保持训练，结束后，没有任何人督促，他会做身体训练。郑健还记得，“我以前要逼他练体能，现在他都自觉加练。”

目前为止，翼立的文化课保持全勤。以橘子碗为例，比赛到周一结束，缺了周一的课，翼立第二天一定要将这些文化课

队的身份参加，国家队的可以直接打正赛，但都在正赛第一轮之前被淘汰。翼立是唯一一个自主参加的选手。

在橘子碗，不乏有教练来打听翼立的情况，也有不少球探来打探，只不过根据规定，在孩子进大学前，不能私下接触，这属于不当竞争。

翼立坦言，关于上大学、转职业，还没想那么远。参加橘子碗最大的收获是能同高水平的对手过招，开阔眼界，“明年我还会参加”。

练。翼立说，“离开了家长的管束，想不想练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保持全勤，因为我的目标明确。”

1月22日，翼立将年满15岁，他已经制定了今年的比赛日程。3月份，从文莱起步，翼立将开始挑战ITF国际网联巡回赛青年组，一年约可参加5、6站赛事，以赛代练，开眼界。

补回来。“所以，今年我参加ITF比赛期间，要空出暑假用来补课。”翼立说。

4个月来，翼立瘦了10斤，肌肉线条更好了。在美国，他不乱吃东西，也不乱买名牌、不玩游戏。学校规定，每周给学生发放50美元的零花钱，这笔钱由家长存入指定账户，由学校统一管理。如果学生需要更多零花钱，必须由家长写邮件阐述理由，学校批准后才能发放。

结束语

父亲郑健感到很欣慰，并非人人都有职业梦想。翼立去了4个月后，对走职业这条路更坚定了。

不过，郑健从不对儿子灌输金牌概念。“谁说练体育一定要为一枚金牌拼搏。这种争胜的态度，是在体育锻炼中自然养

成的。比赛打得多了，他自己会希望能赢下来。”

探索网球训练的路上有多难？郑健脱口而出，“没有什么难的，他很轻松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要的。”翼立笑着补充道，“因为我享受网球带来的快乐。”